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八十二至八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舉人臣蔣雲卿

通典卷八十二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二 凶四

皇太子降服議 晉 宋

晉孔安國問徐邈云皇太子爲新安公主當何服邈答云禮父母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絶旁親惟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絶周

不為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宋庾蔚之謂今惟太子從君所服皇子公子則無厭降

皇太子為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晉 宋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於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施蓋漢文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

國自宜終服詔更詳議尚書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其議並見喪禮卷中禮官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凮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縗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

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奏以為靖達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道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揆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寛諸下令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

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闇終制杜旣定皇太子諒闇議摯虞答杜書曰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内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

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於時外内卒聞杜議或者謂其違禮以合時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探典籍為證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有禫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士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頓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紺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同不應復有再

禫宜下以為永制詔可

皇太子為所生母服議 皇子附○晉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所服徐邈以為宜依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殷仲堪以為當依庶子為後服所生母緦皇子服乃練冠耳

按緦麻章中有庶子為後為其母傳曰與尊者為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乎當與尊者為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蓋不異於庶

子故緦以公子為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為後者服其母緦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殷又曰伯父與尊者為體諸無子者立宗人為子便當降其本親尋為後之言將關於存亡也徐又案喪服傳三月不舉祭因而服緦明已主烝嘗非復嫡子之時也姜輯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喪服云君為女子子嫁於國

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為君者其公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與父貴賤不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於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妃之號愚謂太妃之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得配食於安平之廟耳至於渤海三王自宜盡為母之制不復厭於安平以從公子降等之禮按薛公謀議皇子以封為王列土守蕃不得戚於天子者父卒為母

三年

諸王持重為所生母服議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表云為人後者降其所生奪天屬之性明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於周典按濟南王統昔為庶母居廬持重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至孝武泰元中太常車胤上事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麻三月自頃公侯卿士庶子為後為其庶母同之於嫡禮記云為父後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不祭

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求之情禮失莫大焉允又上事云經年未被告報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明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又升平年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縗三年詔聽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中故梁王逢所生母喪亦求三年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謹以重上請臺參詳尚書奏依樂安王大功為正詔可○宋庾蔚之謂庶子為後為所生服緦此禮之

正文近遂為三年失之甚也按晉樂安王所生母喪議者謂應小功孝武詔令大功乃合餘尊之義但餘尊之厭不言為後者也即今猶皆三年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東晉 宋

東晉瑯琊王為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輿問徐邈曰昆弟俱仕一人為大夫一人為士便降太宰是為庶人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嗣宗國殿下出後孝王於元帝故得為子不邈答曰議

者多謂瑯琊孝王應從出為人後例降一等今瑯琊當為武陵王服大功按禮受重必以尊服服之而降本親此誠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瑯琊嗣王既光啓中興命孝王委重傳祀實受之於元皇非別有承繼者不旁繼而内自奪是無所天也今孝王猶以子道嗣位本國豈與出為人後者同哉按漢宣帝雖上繼昭帝而史皇孫猶稱皇考父子之道全即一代成事又曰始疑武陵出嗣既以廢放不成為人後則當還服本親若以武陵

先王祀不宜絶自應更命承繼侍中孔注問徐邈曰漢宣帝謂史皇孫為皇考此是稱謂耳未足以明服之輕重也假令宣帝登祚後有本父母喪自當不得行重服又君服父祖廢疾不立者故斬而不降賀循云雖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繼已之所承故為三年恐此與出後相踰邈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謬立且於時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稱考明史皇孫稱考當實有義君超繼上代猶為父祖之重無別所承故本親不降也元皇孝

王所尒既異則大制宜降故論者據此爲斷子之離父
父之捨子其所尒繼不同何得復全其本故吾無易衆
議穆帝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齊縗三年
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
孔恢議禮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又云公之庶昆
弟大夫之庶子爲母九月鄭云君卒子爲母大功大夫
卒子爲母三年經文則一而鄭有二疑太宰若從三年
之制爲重則應從九月無應從緦麻之理且太宰以天

子之庶出繼諸侯本無𤼵厭降之道太宰今承諸侯別祀又不同庶姓相後有承繼大宗之義𤼵從降一等之制從九月亦降一等𤼵服五月出後者之子亦皆還降其本親祖父母伯叔一等又禮無蕃王出後本親與庶姓有異之制尚書謝奉按禮為人後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為人後為其母服緦傳曰何以緦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禮惟大宗無繼支屬之制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既明豈容

二哉夫禮有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廢私喪屈伸
明義非惟一條所謂以義斷恩況貴賤之禮既正豈得
不率禮而矯心當依庶子為後之例服緦而已倉部郎
許穆議母以子貴王命追崇夫人視公爵秩比諸侯凡
諸侯之禮服斷旁親以國内臣妾並畀故也姑姊妹女
子子嫁於諸侯則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畀則服闕
尊則禮行太宰封王繼於蕃國出離其本仰無所厭夫
人諸侯班爵不殊緣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出禮之

降制服周可也吏部郎嵇重議云考之禮文太宰應服齊縗周今以春秋條例以廣其喻母以子貴庶子為君母為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風是也此則身為父後服應緦麻猶以子貴得遂私情經有明文三傳不貶況於太宰貴同古例不為父後者耶且禮有節文因革不一自漢以來皇子皆為始封君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降出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周乎祠部郎曹處道云禮

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與尊為體不敢伸恩於私親為人後以所後為父亦是尊者為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為父後及為人後義不異詔常侍敦喻太宰從緦麻服制累表至切又遣敦喻太宰不敢執遂私懷以闕王憲乃制大功之服咸和中瑯琊王昱簡文皇帝母鄭氏薨王服重朝以出繼宜降國相諸葛蹟坐不正諫被彈王表曰亡母生臨臣官沒留臣第雖出後而上無所厭則私情得伸昔敬后崩時孝王先出後亦還服重此則明典臣

之所寔章也二年徙封會稽追贈建平國夫人鄭氏為會稽太妃○宋庾蔚之謂晉簡文愛其膝下之慕不尋為後移天之重

為皇太子服議　齊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喪服經為君之長子同齊縗周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周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縗是凡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縗裳減其

月數並同服齊縗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縗周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稱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按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曰既久廢便停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周周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周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姻娶便應並通竊謂二事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代周

喪降在大功者婚禮不廢樂以伸私戚以從前典詔依議又奏按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按今則祥日朝服臨訖易服而祭也尋比代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七刻皇太孫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臨祭凡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為太子妃服議諸王妃附○宋　後魏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

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宫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縗時從服者著縗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周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宫太子見亦如之宫臣見至尊皆著朱衣大明五年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三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齊縗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令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

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謂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梓宮在殯應懸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作矣使樂官據禮上與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避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禮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惟懸而不樂今準其輕重倖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徹樂以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鑾輅之衛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盛節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

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變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
禮婦矣爰議皇太子周服内不合作樂及鼓吹○後魏
宣武帝延昌三年司空清河王懌叔母北海王祥妃劉
氏薨司徒平原郡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貞卒並上言
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封祖胄
議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
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
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

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在禮反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明梘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為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冝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宜令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準禮即情愚謂為允詔曰可

為太子太孫殤服議 晉

晉恵帝無嫡子以庶子為太子亡謂應降示寧中沖太孫亡議者謂應為殤中書侍郎髙齊議太孫自是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制博士蔡克議以為臣子不殤君父者此謂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殤之耳非為有臣子便為成人不服殤也按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羣臣奏臣不殤君宜加元服後漢許慎鄭玄論立廟亦惟謂臣子不上殤耳又長子自以正體於上不以命𦔳也又今庶孫四歳則𦔳之古嫡子何獨十

九不搢喪服君為嫡子長殤大功鄭玄曰天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殤君者自謂如太孫等之臣不殤耳太子惟尊於東宮東宮臣不殤之耳今太孫未冠婚四歲而齊縗成人之禮於太廟愚謂不可慇懷若在太孫當依庶殤不祭

為諸王殤服議 晉 宋 梁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

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别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策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為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宫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為大夫者皆不為殤至若諸侯繼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

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哭制未有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按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祚土宇遠崇封秩珪𢾺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嘉偶在室玄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

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則在生而封或既歿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未成親以殤服未學含疑未之或辯左丞羊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盡然前例不合准據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惟施臣子而已詔可大明五年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

升子年始四歲旁親服制有疑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實由追贈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關成德君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旁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

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詔可○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王侯世子殤服議 晉 宋

晉有問者曰某國中尉虞某按本論無國名亦無虞名訪太常王彪云臺贈國王第二郎年在殤為世子臣當有服不彪云禮無從君服殤之文夫臣從君而服以其體尊承緒非

繼成人與殤也茍為代嫡君為之服則臣以何而不從服乎若以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下殤也○宋庾蔚之謂臣以義服故所從極於三年絰舉重服必從則輕不從可知也若從服世子之殤亦可從服嫡婦豈其然乎惟小君非從故與君同

繼殤後服議 晉

晉劉系之問荀訥禮喪服小記為殤後者服以其服按鄭玄云言為後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

服服之按禮取後或可緦麻之親或五服之内若如鄭
旨各從本親則為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為人
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為父稱之為父而無服
之處喪即情尋義無服之理有疑訥荅曰今相承繼在
殤者既殁之後主人近親皆以殤服服之疎族為後更
當斬縗三年輕重殊駮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為
祭主於先人輕降之服不可久廢祭祀若壓重服者記
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當以為

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

通典卷八十二

通典卷八十三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三 凶五

喪制之一

初喪

終稱附○東周政衰諸侯踰僭或已削去周典重遭秦皇焚書舊制遂多蕩滅漢魏以降儒者乃推士禮制當時之儀耳他皆類此○周 漢 魏

周制天子之制具大喪初崩卷 國君大夫疾病外内皆掃 疾困曰病外内皆掃

為賓客來問疾掃悉報反徹懸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寢東首於北牖下病者恒居北牖下也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屬纊以俟絶氣纊新綿也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屬音燭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士死於適音的室幠音呼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當牖有牀袵幠覆也斂衾乃大斂所用之衾小斂衾當陳也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

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內子卿之妻下室其燕處天子死曰崩崩者自上顛墜之名諸侯曰薨薨顛壞之聲大夫曰卒卒終也君子曰終士曰不祿不祿不終其祿庶人曰死死之言澌也精神盡也死冦曰兵異於凡人當饗錄其後也王肅曰兵死也○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

禄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
士曰不禄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五經通義云春秋
説題辭曰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
曰不禄不禄為身消名章也白虎通曰天子稱崩何別
尊卑異生死也崩之為言憹然僵天下也庶人曰死魂
魄去心死之為言澌精氣窮也又曰人死謂之喪何言
其喪亡不得見不直言死稱喪者孝子之心不忍言也
○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夫爵命等級貴賤之序非

待偏制蓋禮闕存亡故諸侯大夫既終之稱以薨卒為別今縣鄉亭侯不幸稱卒非也禮大夫雖食采不加爵鄉縣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於通存亡之制豈得同稱卒耶其亭侯以上當改卒稱薨三府上事博士張敷等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不祿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高堂崇議諸侯曰薨亦取隕墜

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為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珪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志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太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禄為大夫死貶從士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士不禄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

禄也尚書曹訪云官僚終卒依禮各有制至於其間令長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崇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能於事者也

復 始卒事位及奠訃告等附○周 大唐

周制司服供服隷僕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也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求之王平生有事之處也乘車玉輅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也夏采天子之官也故以冕服太廟始祖之廟也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

干首者也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也復曰天子復矣始死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告喪曰天王登遐告赴也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言仙去諸侯大夫復其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者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也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也階梯也簨虡之類諸侯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袞夫人以闕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褖衣復者以簪裳於衣左荷之扱領於帶皆升自前東榮中屋履危北面招以衣三號曰皋某復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用篋升自阼階

以衣尸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神也君以衮謂上公也夫人以闕狄互言之耳上公用衮則夫人用褘衣侯伯用鷩其夫人用褕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闕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禮衣雜記云内子以鞠衣褎衣素紗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注云内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榮屋翼也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臯某復也北面招求諸幽之義臯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司衣以篋待衣於堂前衣尸者覆之若復得魂魄然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其薪用爨沐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左轂象屋東榮凡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婦人服不以袡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凡復男子稱名婦稱字婦人不以名行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䰟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向其所從來禮復者升屋北面也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矣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既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校在南御者坐持之綴拘也為將屨恐其辟戾也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牀謂所設之牀第當牖者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也楔齒為將含恐其口閉急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即牀而奠當腢也五口反又五俟反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也腢肩頭也用吉器未變檀弓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不容改新也閣庋藏食物處凡喪奠之禮始死未設黍稷為死者不食糧故也士即日而襲其奠不易大夫以上則明日而襲是經宿奠也自始死至虞凡奠皆經宿明日而徹為憑神故也帷堂事小訖也乃訃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訃者拜送曰君之臣某死訃告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檀弓

云父兄命赴者注云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父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禄訃於士亦曰某不禄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不禄使某至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至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既正尸諸侯之喪子入

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也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弟子婦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夾牀東面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亦嫡妻在前也親者在堂親謂大功

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也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衆婦人户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者衆婦人謂姑姊妹及内外之親也○大唐元陵儀注將復於太極殿内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衮冕服左荷之外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其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内楹間去脚舒單簟置枕遷大行皇

帝於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用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殿内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馬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於官長之右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

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准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縗經杖諸文武官吏服斬縗無經杖大小祥釋服並准遺詔其有勑書使者宣告如常禮其三品以下儀制並具開元禮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 君遣使弔他國君附○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大唐

周制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司服云王之弔弁絰弁而加環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紂音側其反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也為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閒諸侯使人弔他國之君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之命以出也不言儐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欲使人知

嫡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出反位子孤子也大夫士之喪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采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以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立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縗而往弔之儐者

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諸侯弔必皮弁錫縗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縗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既殯成服矣凡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大夫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也徹帷扆之也事畢則去扆扆音差據反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寡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踊者三賓出主人拜送於門

外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者若自絞垂之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啟之後親者大功以上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不二主人也大夫之喪大夫弁絰弁絰者大夫錫縗相弔之服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也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儐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為大夫出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

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亦云為執事來為主人曰臨君辱臨某之喪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人臣有父母之恩也孔穎達曰君於臣當特弔於家其或小臣及庶人君不先知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子服惠伯為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介副也魯哀公使人弔蕢尚蕢尚魯人音苦怪反遇諸道避於路畫宮而受弔焉畫宮畫地為宮象也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非也知生者弔

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云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者此施於生者也傷辭未聞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也蓋本傷辭始死羔裘玄冠易之而已矣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者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者也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也周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緦弔待事不執事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也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而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恵遺也相見嘗執贄相見也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婦

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弔於外哀於葬者必執紼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也司車曰紼棺曰紼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皆以朋友之禮而往二人異也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也

○漢戴德曰君弔於卿大夫錫縗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絰疑縗君弔臣疑縗素弁加絰明日主人縗絰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縗素裳素冠諸侯會遇

相弔則錫縗皮弁加絰不舉諸侯弔於寄公錫縗諸侯

相弔其同國大夫相弔錫縗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絰

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緦麻絰同素冠素帶既葬而除

皆在他國則袒免同國大夫命婦相服錫縗素緦加麻

同國之士相為朝服加絰其妻相為亦如之朝服不埾

○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

大夫弔不迎於門外令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

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

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

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

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

於君弔以首絰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劉表後定喪

服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

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

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

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

對而不言稽顙以荅之○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今
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尚書司馬孚奏尋故事
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輒訪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
等云漢大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
王肅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
夫爵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領軍
朱鑠喪自卿以上皆冠以布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
皆非舊濮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為尊惟君親之喪小斂

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為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評議博士杜希議以為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反古今宜所因漢氏故事又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

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漢中興臨喪與禮合儀自後或言臨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使者亦宜去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希議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絰貫左臂去杖迎拜於大門之外見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庭中北面君升自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大門外又按禮三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喪既葬而弔蜀譙周云國君為卿大夫皮弁錫縗以居他事出亦如之其弔則皆錫縗布弁而絰

三月服吉其弔士則服弁絰疑縗亦往則服出則不公及大夫弔衆妾如君弔他國卿大夫皮弁錫縗不絰君使人弔襚主人迎於寢門外見使者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前至中庭弔者致君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弔者出去主人拜送於門外君使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致命訖入室衣尸乃出他皆如弔既斂之後不衣尸委於尸東席上凡主人出送因拜賓所拜者拜訖皆即位西階下東面哭踊哭訖反室大夫弔服以錫縗用緦麻布而夾理之曰錫士弔服以疑縗用錫布為衣而素裳擬於吉也其冠各以其縗歸其家猶弔服弁絰以居其以他事出則脫絰三月既葬服吉五代兄弟相為亦然凡大夫弔其臣異者主人不迎於門外主君入即位堂下西面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晉摯虞決疑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

皆不變陳舒議至尊臨温公夫人喪按禮天子哭諸侯則弁絰錫縗哭大夫士則弁絰疑縗此皆當時殯葬之間服耳今温公喪已久遠主人本應改葬之服今之所服大夫喪耳天子於諸侯之妻禮變今以白帢深衣當古弔服今至尊臨喪謂應深衣而已著深衣者不復變服其餘侍官謂當公服直衞不應後哭○宋崔凱云禮君自弔其臣主人出迎於外見君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衆主人袒即位升自阼階西面主人前至中庭君

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出君去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明日主人縗絰拜謝於朝今代人君弔主人出迎見馬首拜君遣吏弔主人布席於喪庭孝子左貫首絰待於席南北面不哭也吏持版弔於席北面向孝子再拜訖伏吏跪讀版孝子再拜有弔賓主人迎即位中門外西面北上衆賓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賓旁三拜衆賓不答拜主人入即堂下朝夕哭位衆隨入如外位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

出主人拜中門外如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喪如何不淑傷辭詰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主於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又曰同僚賓客相弔者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客來弔孝凡言孝者即喪主也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仍從命還位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仍從命還

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止君先出孝後出於門外見馬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隨從命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於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爲當迎送及拜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耶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即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絻此禮已廢並未詳既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即以練冠功縗受弔耶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揖而

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縗迎立於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更哭○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三不弔議 周 魏 宋

周制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鄭玄曰畏者謂人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也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者也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魏王肅聖證論難鄭玄曰孔子畏匡德畏刑者也

能自全也使聖人卒離不幸可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

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宋崔凱服節云有不弔者三謂畏厭溺死也欲弔者不變服之也

通典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八十四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禮四十四 凶六

喪制之二

沐浴周 大唐

周制大喪肆師大渳音尾以鬯築鬻音煮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金也渳謂浴尸小宗伯掌大肆以秬鬯渳尸大肆始陳尸也杜子春謂以秬鬯浴

尸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喪始卒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塗於西牆下東鄉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甸人有司主田野之官塗塊竈在西牆下中庭之西南順統於堂也塗音役新盆盤瓶廢敦音對重鬲音歷皆濯造於西階下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盤盛湏濯瓶以汲水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懸於重濯滌溉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實於笲巾所以拭污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也笲音煩與下同櫛於簞簞葦笥也浴衣於篋浴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也皆饌於西序下南上東西墻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管人汲不說繘均必

反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主人皆出戶外北面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襢笫莊士反抗衾為其裸裎蔽之襢笫去席盝水便也浴水用盆沃水用枓音主浴用絺巾挋音震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婦人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七何反沐於堂上士則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授潘煮於垼陶人出重鬲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盡階三等之上也差

亦淅也淅飯米取其瀋以為沐也喪禮士沐以稻此云以粱蓋天子之士也率而上之天子則沐黍也祝夏祝也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管人授御者沐乃沐用瓦盤抯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濡濯沐浴餘瀋水巾櫛浴衣亦棄之既夕記云甸人築坅坎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音五錦反君大夫鬊爪及斂實於角中土埋之鬊音舜亂髮也角謂棺內四隅也將實爪髮於棺中必為小囊盛之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束髮鬠斂也鬠音膾又音會也主人入即位已設明衣可以入也○大唐元陵儀注將沐浴內有司為坐於殿西廊下累塊為竈東面以俟煮沐浴新盆盤瓶鬲

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掘埳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練櫛及浴衣實於篋將沐浴内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盤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閒北面西上内命婦以下在殿西閒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内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拒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衽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鬚髮斷爪

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其五品以上沐用稷四人浴六品以下沐用粱二人浴餘具開元禮

含　周　魏　大唐

周制典瑞大喪供飯玉含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以柱左右䫤及口中者也䫤音顛舍人供飯米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諸侯以璧大夫以珠士以貝實於笄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也米君以粱大夫稷士粱一豆實於筐一豆四升士喪將含商祝襲祭服褖衣次

商祝祝習商禮者也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也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也大蜡有皮弁素服送終之禮襲衣於牀次含牀之東也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於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俱入戶西觿也柶音四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當牖北面直尸南也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盈於右尸口之右也惟盈取滿而已主人襲反位襲服衣也位在尸東商祝掩瑱設幎目掩者先結頤下既瑱設幎目既夕記云卒洗貝反於笄實貝左

右顚注云象齒堅也幁音縈下同夏祝徹餘乃襲夏祝祝習夏禮者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也凡諸侯有相含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主人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是也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鄰國之禮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是也言五者相次同時也左傳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

會魯成公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者是也 諸侯請含以朋友有相唅食之道也 ○魏文帝黄初四年制曰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昔者季孫以璵璠斂孔丘譬之暴骸中原○大唐元陵儀注内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笲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於中之右大臣一人親納粱飯次含玉既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

內外俱入復位哭其三品以上用梁及璧四品五品用稷與碧六品以下用粱與貝其儀具開元禮

襲周　大唐

周制天子十二稱上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鄭玄據雜記及士喪禮推而言上公衮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幘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也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禮記引子羔襲五稱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

稱天子十二稱與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此謂襲尸之大帶也率繂也繂之不加鍼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也士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之服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也純音緇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其服白布衣素裳褖衣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言緣也所以表袍緇帶黑繒之帶韎韐上音妹下音蛤一命緼韍也緼音溫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於踵繶音憶絇音其俱反純音准庶襚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為榮少納之為貴也既含乃襲三稱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士喪將沐浴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為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也纋音憂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者析其末為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瑱用白纊瑱充耳纊新綿布巾環幅不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為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也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幎目覆面者赬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為可結也握手用

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樓中旁寸著組繫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忍者也皆可以為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世俗謂王棘為死鼠闓音開死音託設韐帶搢笏韐帶韎韐緇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設決麗於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為之藉有彄彄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掔之表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掔音烏亂反設冒櫜之幠用衾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始死時斂衾巾柶鬊蚤埋於坎

坎至此築之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若今之褌襂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袂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不辟積也轂足跗也他服短不見膚長不被土也縓綼緆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七入為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純音準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掔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既襲宵為燎於中庭〇大唐之制五品以上襲三稱六品以下襲一稱餘具開元禮

設冰周　大唐

周制大喪凌人供夷盤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盤之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爲言也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此事皆沐浴之後也造猶内也襢第袒簀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小斂先内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士有冰用夷盤可謂君賜冰亦用夷盤○大唐之制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暑月薨者給冰

設銘　殷　周　魏　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殷制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喪服小記文鄭玄云此謂殷禮也）○周制大喪司常供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諸侯建旂孤卿建旃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曰柩識音至）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諸侯七尺大夫五尺杠銘橦也宇梠也爾雅曰檐謂之梠也）○魏皇后崩繆襲議銘旌

曰自殷以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某甫某甫某字秦漢皇帝皇后太后復書銘置之柩也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為天下之號無所復別臣子所以稱魏故某侯某者皆以自別耳明太后不宜復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劉邵議主生稱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趙怡奏祖號所以稱廟不

宜以題旌禮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
俱埋廟門外之左尚書奏祖宗之號所以表德題旌古
今異儀今列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故旌故杠所埋如
怡等議與重俱埋於廟門之左○晉杜元凱云諸侯建
大旂畫熊虎龍文曰旂也杠七仞斿至地徐宣瑜議云王之上公
八命出為二伯加一等謂九命作伯建九斿按上公之
上服遠遊冠珮山玄玉宜與三公同建八斿諸位從公
者三公八命應建旂八斿侯伯同七命建旂七斿元凱

又云卿建旃六斿至軫孤卿次三公也通帛為旃謂純赤也宣瑜云王之卿六命建旃六斿王之上大夫五命建旃五斿○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斿○齊王儉議斿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别立凶斿大明舊事不經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吉部自有旂輅凶部别有銘旌詔從之○北齊制旌一品九斿二品三品七斿四品五品

五斿六品七品三斿八品以下達於庶人惟旐而已其建三品以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九品至較勳品達於庶人不過七尺○大唐元陵儀注大斂訖所司設太常畫日月十有二斿杠九仞斿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下其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皆書某官封姓君之柩具開元禮

懸重 周 宋 隋 大唐

周制士喪重木刋鑿之甸人置重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重木也懸物曰重刋鑿之為懸簪孔士三尺差而上之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夏祝習夏禮者夏人教以忠於養宜鬻餘米為飯以飯尸餘米為鬻實重鬲者也大夫四鬲諸侯六鬲與簋數同差故也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懸於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於後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鬲口靲竹篾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兩端在上賀加也靲音衆琴反祝取銘置於重祝習周禮者重主道也

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孔穎達云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主訖即綴重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云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也孔穎達云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懸於廟將遣奠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抗舉也出自道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也道左主人位也漢時有死者鑿木置食於中樹於道側由此也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宋崔凱云鑿木為重形如札有簨設於中庭近南以懸鬲之上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天子當九尺矣鬲以葦席南向横覆之辟屈兩端於南面以蔑之今喪家帳門其遺

象也古者喪家無幕葢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於喪側因是為帳焉按蔡謨説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如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弔幕之類也○隋文帝開皇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諸重一品懸鬲五六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大唐元陵儀注設重於殿

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横者半之取沐之米為粥盛以八鬲冪以疏布懸於重内横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篾其三品以上至六品以下懸重降殺如開元禮

始死服變周 漢 後漢 晉 宋 大唐

周制親始死笄纚徒跣扱上衽衽裳際也扱於腰中哭踴便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踴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

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屨之飾如刀衣鼻繩連以為行戒喪無節速遽故無絇其俱反孫為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為父同妻為夫妾為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男子同也齊縗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

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為母同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為母同也齊縗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約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為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為母同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

徒跣女子子在室爲母不徒跣不扱上袵既襲三稱素總齊縗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同齊縗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

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爲從父昆弟相爲服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姑死素總小功

五月無受之服者如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天子諸侯大夫為嫡子嫡孫嫡玄孫以上並下殤不為次飲食衎爾為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為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為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姪之殤與為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

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為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緫也○後漢鄭玄云子為父斬縗始死笄纚如故斬縗者斷其布不緝久也古者無幘以六尺纚繒縚髮其狀如乙尾以笄横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遺喪者裹巾帕頭即笄纚之存象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於腰帶中以便事徒跣交手哭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歠粥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為父同女子子嫁及

在父室者及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胸拊心哭泣無數擊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為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為母與母為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為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始死至三日既成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也今周之喪全三日不食故四不食也為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日耳始死哭泣三日為舊君之母妻為曾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為父始死去冠及羔裘大

帶其笄纚革帶者皆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袵徒跣拊心號咷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丈夫在尸牀東西面婦人夾牀東面雖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次其後餘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卿大夫亦在室外命婦戶外北面有司庶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及有命夫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衆臣堂下北面士之喪父兄子姓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為長子不徒跣不歠粥凡父兄雖往哭不於子弟之宮設哀次也女子子未嫁為父始卒去彩飾之屬笄纚及帶如故衣布深衣不扱上袵不徒跣吉白麻屨無絇拊心哭泣無數不袒其踊不絕地父卒為母始死去元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素冠其餘與為父同吳射慈云夫為妻夫吉冠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衣十五升白布深衣吉屨無絇尸襲之時亦哭踊 ○晉杜元凱云父在為

母冠縗裳絰帶皆疏縗（疏麤也）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躍皆有儐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綃頭之屬也卷音苦圓反）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為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為長子繼母為長子妾為君

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為同母伯叔父母為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始死襚（大斂襚附○周　大唐）

周制大喪少宰受其襚（少宰職云喪荒受其含襚）諸侯相襚以後輅與冕服先輅與褒衣不以襚（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為不正也後輅貳車也）士喪將襲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謂如君初使人弔時也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委衣於牀其襚於室戶西北面致命曰君使某襚（襚之言遺也衣服曰襚也）主人

拜如初亦如弔時主人進中庭襚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於外門外惟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惟君命出大夫以下不出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命於主人即陳在房中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庶兄弟即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也將命曰某使某襚拜於位室中之位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之襚也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也既小斂將大斂有襚者則將命

儐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喪禮畧於成儀既小斂儐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也儐者出告須矣以賓入須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於足謂尸西足也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襚者以裙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為裙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大唐王公以下之喪贈襚衣服出當時恩制不著於令典

小斂周　隋　大唐

周制大喪大斂小斂小宗伯帥異族而佐斂司服供斂衣服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屍駔讀曰組渠眉者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屍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也　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皆厥明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天子之士衣皆十有九稱天子至士皆同　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皆左衽結絞不紐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衲為一是也論語曰當暑

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褻也衣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凡斂者要方散衣有倒者也左衽衽向左反生時納而占反

三日小斂於戶內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通死日為四日也士死以往日通死日為三日也

君以簟席絞布錦衾大夫以蒲席縞衾士葦席緇衾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也以布為之縮縱也橫者三幅縱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為三不辟禮緯曰天子五日諸侯三日大夫士二日而小斂綪音側耕反

緇衾赬裏無紞紞音膽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

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褖衣以下袍繭之屬凡十有九稱祭服與散衣陳衣繼之也庶褖不必

盡用取稱而已不務多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立俟舉尸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顛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笫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亦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也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服膺也士舉男女奉尸俠於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俠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堂謂楹間牀笫上也主人出於足降自西階衆主

人東面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於序東復位拜賓向賓位拜之即位踊東方位也襲絰於序東東夾前乃奠祝與執事為之凡斂者袒遷尸者襲袒者於事便也君之喪太祝是斂眾祝佐之大夫之喪太祝為侍眾祝是斂士之喪小祝為侍士是斂侍猶臨也太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凡斂者六人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一不食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褻之○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著喪紀令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

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

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喪並掌儀一

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

未有官者白帢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內不

得置金銀珠玉○大唐元陵儀注內外各隨職備辦尚

食先具太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殿前三刻侍中版奏

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焉加

以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

及絞衾於殿中間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開
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仗衛如常式設百官位次
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
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
即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
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
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
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輿哭踊無數

扶引還次其百官以理去職而薨卒者聽斂以本官之服無官者介幘單衣婦人有官品亦以其服斂應珮者皆用蠟代玉禁以金玉珠寶而斂也餘如開元禮

通典卷八十四